

朝花夕拾

王先桃

青石板，小洋楼，一位106岁的老人，一幅展示老人“一句承诺一生等待”的油画画面，组成了我对坝脑村最美好的记忆。

坝脑村，位于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的车溪乡，与梅江遥遥相望，层层叠叠的山峦排列成天然的屏障，护佑着村内的古老建筑和历史遗迹。那些展现着徽派建筑风格的王氏宗祠、石峰公祠、东泉公祠等一字排开，像乡村的册页，在岁月里舒展。村头的那半亩方塘，在光影的作用下折射出一墙之外那片古村落的沧桑与寥落。

阳光铺洒在村道的青石板小路上，想起第一次来坝脑村，被油菜花海震撼的场面，被山脉裁剪的油菜花田像天空铺下的绸缎，黄得金灿灿，亮得晃眼。那些规模不算宏大的古建筑群矗立在花海之间，竟也格外醒目。村落里幸运地保存了13座历史建筑，清代咸丰初年为防范猖獗的山匪而建的围墙及设置的门楼，虽然很多已经湮没，但那些躲在泛黄纸页里的文字却依然完整。比如，十世祖王兴化曾任湖广远安知县，后升任莱州府判。他勤勉从政，清正廉明，深受百姓爱戴；十三世祖王嘉端因征讨有功，升任南赣守备府将军。经历了无数次兵燹洗礼的坝脑村，远的不说，就村内多处古建筑曾作为红军行军驻扎地而言，足以证实这里曾经战争不断。各种可靠的史志文献资料表明，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为革命牺牲且又有名字可考的王氏儿女就有142名。

一位叫王金长的年轻人，就是从这里告别刚刚新婚不久的妻子，参加红军，从此再也没有回来。2023年1月11日晚8时，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的《长征之歌》第一集中，百岁老人段桂秀一生等候红军丈夫归来的故事，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

如果光阴是一个个组装起来的片段，那最早的镜头应该从1932年的秋天说起。江西赣州，于都县车头圩的大樟树下，14岁的段桂秀在婆婆陪伴下，把刚买的布鞋偷偷塞到情郎金长哥哥的手里，脸上泛起一抹红云。那个长得像乌仙公(当地土话)一样的男子叫王金长，在即将穿上军装的那一刻，他翻遍全身也找不出一件临别的礼物，就把上衣脱下叠好，送给眼前这个妹妹也是刚刚和自己成亲的姑娘。

“我至多离开三五年，你照顾好家里人，一定要等我回来。”王金长深情地看着段桂秀说。简短的临别之言，从此定格在段桂秀情窦初开的岁月里，再也没能拔出来。

四季用轮回折叠着一个人的清浅时光，对106岁的段桂秀而言，一个“等”字，几乎成了绵延她一生的主题。

1932年的赣南天空硝烟弥漫，寂静的山野被枪声火海左右着，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无数赣南英雄倒在血泊之中。

“仗都打完了，金长哥哥怎么还没回来？”段桂秀在心里一次次默默发问。很多次，她偷偷跑到那棵送别的大树下翘首而望，幻想在日出或是日落之前，能看到那张像乌仙公一样的脸。可时间过了一个“三五年”，又过了一个“三五年”，她的金长哥哥依然杳

无音信。

“等”成了她爱情的全部，也成了她生活的执念。可那个年月，除了等待还有举步维艰的生活。王金长离开后，家里便只剩下段桂秀、婆婆和王金长年幼的弟弟相依为命。

因为没田，日子更是没法儿过，婆婆只好带着她四处讨饭。人生这幕戏，对段桂秀来说很残酷，但毕竟还有一点期盼。

可1953年的一天，有人送来一张烈士证明书，来人告诉她王金长早在多年前就牺牲了，段桂秀无法相信，她不相信一张薄薄的纸就能决定她金长哥哥的生死，她觉得金长哥哥不会骗自己，他是一定能够回来的。

这个消息，同样也传到了段桂秀的娘家，段桂秀的兄长知道后好几次上门劝她改嫁，段桂秀坚决不肯。她说：“我答应了金长哥哥要照顾好这个家，我就会一直等他回家。”

那个年月，段桂秀生活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为了照顾婆婆，贴补家用，力气单薄的段桂秀四处找活干，去给乡里的食堂做饭，去给卫生院打杂。

时光从指缝穿流而过，一年年过去了，小叔子长大了，虽然家里连吃都成了困难，可段桂秀咬咬牙，四处借钱，帮小叔子成了家。

1960年春天，段桂秀的婆婆去世了。这个打击对她来说太大了，自从有记忆以来，她早就把婆婆当成了亲妈，她也只有这一个家。

有一段时间，村里有好心人看她一个人很难，就来给她说她媒，可她还是拒之门外。为了远离这些，她就拼命地出去找活儿干。

一年年过去了，几十年也过去了，眼看着年过半百的段桂秀孤零零一个人，1965年，小叔子为感谢嫂子这么多年对王家的付出，就将9岁的儿子王地长过继给段桂秀抚养，让嫂子老了有个依靠。

就这样，段桂秀一边抚养孩子，一边幻想着金长哥哥有朝一日能回来，和她团圆。

20世纪90年代末期，进城务工的人越来越多，坝脑村更是，打工的打工，搬走的搬走，坝脑村的王家老宅里只剩下段桂秀一个人默默坚守着。

“虽然剩我一个人了，我也不敢离开，我怕金长哥哥回来找不到我。”她依然还沉浸在自己的梦里不愿醒来，尽管那个要等的人早已不在。

一片落叶成了秋天的话语，一个人成了另一个人的继续。时间从来没有改变她对金长哥哥的等待。那些年，她要去民政所领取养老金，民政所所长郭湖北每次看到这个性格开朗的老人就格外热情，一来二去，两人就熟络起来。

好几次，因家里困难，养老金也不够开支，她就壮着胆子找郭湖北借钱，还不上钱就拿养老金抵数。

对工作负责的郭湖北是个红军后代，工作之余对烈士遗孀段桂秀的事情了解一些，他非常同情她的遭遇。每次只要段桂秀开口，他都是有求必应。段桂秀只要有钱，就会还上。郭湖北也感念这位孤苦老人的守信，决心一定要尽最大能力去帮助她。

郭湖北知道段桂秀还一直在打听着急丈夫的消息。2019年5月14日，郭湖北带着段桂秀来到了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很

少出门的段桂秀看到墙上的红五星，竟然兴奋地说：“当年我送金长哥哥参加红军时，他戴的帽子上也有一颗红五星。”

郭湖北看着激动的段桂秀，他不知道要怎样安慰她，特别是段桂秀看到纪念馆里那些陈列，竟然紧张得不知所措，他理解，毕竟这是段桂秀第一次离开坝脑村，第一次来到于都，第一次见到村庄以外的世界。

看着墙上那些用草鞋制作的地图，段桂秀凑上前去，一边用手摸着，一边把头靠在墙上。郭湖北明白，她想起了当年自己送给金长哥哥的那双鞋，还有那场离别的情景。

可是，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物件，却似乎和她的金长哥哥无关，她有些失落，她想知道，她的金长哥哥到底去了哪里？

回到家的段桂秀，更是寝食难安。到了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她感觉离她的金长哥哥更近了。在她的记忆里，金长哥哥是个说话算话的人，一定也会对她有所交代。

几天后，在段桂秀的恳求下，郭湖北再次带她来到了于都县城。这一次，他们去的是烈士陵园。高大的纪念碑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烈士名字，段桂秀不识字，郭湖北带着她在烈士名字里辨认，她一个名字念给段桂秀听，段桂秀就顺着郭湖北手指的方向，认真听着，眼睛一眨也不眨，生怕错过了，也不见反应，她



坝脑村（图片来源网络）

心灵舒坊

漫山遍野的芝麻，藏住了丝瓜，却藏不住母亲的爱意。而我，多么希望能做母亲一辈子的“跟屁虫”，只愿时光能走得更慢些。

顾建兵

秋日的一个周末，我回家看望母亲。闲来无事便提议，“走，去摘丝瓜吧！”母亲开心地应允，“走！”

母亲知道我最喜欢吃丝瓜，就和弟弟在河东池塘边筑建了一圈水泥桩，拉上长长的铁丝网，再间隔一段距离栽上几棵香樟树。每年四五月份，母亲就会沿着铁丝网栽种几棵丝瓜。夏天时，丝瓜藤蔓上的花朵也开始纷纷绽放起来，那些黄色的花朵在阳光下明艳灿烂，生机勃勃。而当秋天到来，沿着铁绳的丝瓜藤蔓下就挂满了大大小小的丝瓜，这时每次围着池塘走一圈都能摘上三五十斤的丝瓜。每个周末从老家回城，母亲总是把丝瓜塞得我车后备箱满满的。

通往河东的池塘必须过一条宽约10多米的河。早年父亲为了方便，就在一条废弃

水泥船的两头放上了一块长长窄窄的跳板，算是搭了一个简易的人工桥，走上去摇摇晃晃的，但这一走就是30多年。上岸后，是父亲和母亲早年来用脚踏出来的一条田间小道，弯弯曲曲，逶迤而上，抬头远眺满眼的碧绿，令人心旷神怡。这里人迹罕至，是各类野生小动物的天堂，长尾的野鸡在岸边闲庭阔步，待你走近时会扑棱一声飞起，与河里嬉戏的野鸭相映成趣，小龙虾从水里悄悄地爬上岸来觅食，还常有黄鼠狼在你面前一溜烟地钻进了深草丛中，宛若进入了世外桃源。

记不清多久没有与母亲相随而行了。我和母亲一前一后的熟悉画面，又唤起了我童年的记忆。记得小时候，我经常这样屁颠屁颠地跟在母亲身后，或是跟着母亲一起劳动，或是走村串巷、探亲访友，那时母亲挑着百斤重担也能健步如飞，我跟在后面总是气喘吁吁。

而如今，我却猛然发现，记忆中活力满满、要强了一辈子的母亲，也渐渐露出老态了，一起走路时经常不知不觉落在我后面，手机上的字体调得越来越大，记忆力衰退的她总是重复说刚刚告诉我的事情，特别是过那条废弃水泥船时，步履开始变得蹒跚起来，人也摇摇晃晃的。

看着母亲的身影，我感慨岁月的无情，疼惜着母亲的老去。

“你养我小，我养你老，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这句话听起来浪漫，经历起来却是沉甸甸的。

很快到达丝瓜架下，但让我们感到沮丧的是，今年丝瓜的产量大约只有往年产量的十分之一。母亲给我分析道，可能是以往丝瓜架下长的是花生，今年长的是芝麻，今年夏天时天气持续高热，所以耐旱耐高温的芝麻长得尤其旺盛，长得漫山遍野，于是妨碍

到了丝瓜的生长。

母亲在前面用锄头在芝麻杆里翻找着丝瓜，但却总是回头向我遗憾地摇摇头，反而倒是我在后面不起眼儿的地方找到了十多根母亲没有发现的丝瓜。高一点儿的长在香樟树上的丝瓜，我则向母亲要来锄头把它钩下来，然后放在随身带的手提袋里。

母亲看到我收获不少，再次摇头，感慨自己真的老眼昏花了。但乐观的她马上又开心起来，说能找到几根丝瓜也好的，不至于空手来一趟！

临走，母亲要把摘到的丝瓜全部给我带走，我要给她留几根。母亲执意不肯，说过几天叫弟弟陪她再去芝麻地里找找，肯定还有没找到的“漏网之鱼”！

漫山遍野的芝麻，藏住了丝瓜，却藏不住母亲的爱意。而我，多么希望能做母亲一辈子的“跟屁虫”，只愿时光能走得更慢些。



段桂秀和曾孙在坝脑村王氏祠堂前

就有些着急，正当她失望之际，忽然听到那个让她魂牵梦萦的名字。

“王金长！”当郭湖北喊出名字的那一刻，段桂秀扑了过去，双手撑在纪念碑上，浑浊的目光里划出了一道异样的光芒，有惊喜，也有悲伤。

“这些都是战场上牺牲的烈士名字吗？”段桂秀摸着冰冷的名字，还是不愿相信现实的她再次向郭湖北确认道。

“是的。”当郭湖北说出其实几十年前便已确定的答案时，埋藏内心多年的情感，瞬间涌上心头，她号啕大哭，这一刻，她终于相信，她的金长哥哥再也不会回来了……

90年的漫长岁月，段桂秀老人，用一生的等待诠释了爱情的真谛。她的故事，也渐渐被更多人知道，走出了家乡。

2021年，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段桂秀和于都县长征源合唱团一起参加黑龙江电视台《青春之歌》节目录制，节目组还帮她完成了去北京天安门的梦想。

现在的坝脑村，已成了网红打卡点，106岁的段桂秀，还时常坐在花园一样的小楼前，遥望着远处的大棚和金黄的稻田，依然还在梦想着她的金长哥哥有一天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



素色清欢

对故土的审视和观照，对生活的洞察与表达，对文字的深情与敬意，皆见诸她的笔端世界。在陕西作家的创作脉络中，马婷的确让人看到了属于“90后”新锐作家的独特风格与文学潜能。

常晓军

女作家马婷的内心世界有着太多浪漫，她以其独特生动的审美意象，一面坚守着传统散文的书写魅力，一面不断突破着创作的时空局限，巧妙地将生命体验融入文学之中，让读者随她一道感受生活中那些被忽视的美好，其散文写作呈现出丰富多元、不断创新的态度。

马婷生于陕西关中的扶风县，自幼温和、善学，很早就展现出对文字的独特天赋。在萌生写作愿望、磨炼写作技巧的同时，她也曾在繁华都市中徘徊，思考着人生的方向。丰富的个人经历与黄土地上讲不完民间故事，都成为她创作中的灵感源泉。马婷善于从平凡生活中发现不平凡，将一个个日常琐事化为艺术的素材。街头巷尾的寒暄、邻里之间的温情、岁月流转中的变迁，最终都成了她笔下的动人篇章。

有一些对女性散文创作的刻板印象认为，女性散文写作多聚焦个体生命体验，对更宏大的世界缺乏关注。但实际上，当代女性散文的写作，早已不再局限在个人的小天地，而是以敏锐的洞察力关注社会现实中的诸多问题。毕淑敏擅长心灵成长轨迹的书写，不断给予读者心灵的慰藉；李娟对于故乡的情感诉诸笔端，让灵魂的安身之地诗意地再现于读者心中。马婷亦不例外。早已习惯了关注和思考社会的她，始终致力于挖掘历史文化，从女性视角为历史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与思考，让读者感受到她对社会生活的理解。

不难发现，马婷的文字中，总会流露出与众不同的洞察和委婉的揭示。如卖了自己原本视为宝贝的拖拉机的二舅，是因为见识了拉石车的意外翻侧；此前还在嘟囔着让大家多小心的刘老汉，炸石头时却被飞来的碎片砸中。这些都与县城旁的乔山勾连，把人生的悲哀赤裸裸地呈现于自然环境的日渐恶化中，“初升的太阳唤醒了疼痛的乔山，光照在她的倦脸上……乔山已经许久没有见过自己腹部的肌肤……”马婷用敏锐的观察力记录普通人的生活百态，又用文字赋予现实生活以诗意和美感。

同时，马婷也以女作家独特的视角，始终关注着故乡普通女性的生活与命运。在《飘摇》中，“她腰里常围一黑布围裙，我们在树下相约时，她便在屋檐下的台阶上择菜；我们捡拾花时，她在喂鸡；我们捉知了时，她在洗衣服；我们玩泥巴时，她拿着锄头上地去了……”总是这样，陀螺般在树和那个时常虚掩的门周围，旋转着。”在《龙里四时》中，“龙里村的女人们换上春装，戴上面纱、遮阳帽以及手套等装备先后来到自家的果园。”诸如此类的生活情景，被她不厌其烦地写着，以至于“生活中的一枝一节，都涉笔成趣。”

故乡亦是文心。马婷写故乡，是在通过个性化的表达，在人性追问中复原个体生命中的“爱”。某种意义上，“她腰里常围一黑布围裙，我们在树下相约时，她便在屋檐下的台阶上择菜；我们捡拾花时，她在喂鸡；我们捉知了时，她在洗衣服；我们玩泥巴时，她拿着锄头上地去了……”总是这样，陀螺般在树和那个时常虚掩的门周围，旋转着。”在《龙里四时》中，“龙里村的女人们换上春装，戴上面纱、遮阳帽以及手套等装备先后来到自家的果园。”诸如此类的生活情景，被她不厌其烦地写着，以至于“生活中的一枝一节，都涉笔成趣。”

故乡亦是文心。

马婷写故乡，是在通过个性化的表达，在人性追问中复原个体生命中的“爱”。某种意义上，“她腰里常围一黑布围裙，我们在树下相约时，她便在屋檐下的台阶上择菜；我们捡拾花时，她在喂鸡；我们捉知了时，她在洗衣服；我们玩泥巴时，她拿着锄头上地去了……”总是这样，陀螺般在树和那个时常虚掩的门周围，旋转着。”在《龙里四时》中，“龙里村的女人们换上春装，戴上面纱、遮阳帽以及手套等装备先后来到自家的果园。”诸如此类的生活情景，被她不厌其烦地写着，以至于“生活中的一枝一节，都涉笔成趣。”

对故土的审视和观照，对生活的洞察与表达，对文字的深情与敬意，皆见诸她的笔端世界。在陕西作家的创作脉络中，马婷的确让人看到了属于“90后”新锐作家的独特风格与文学潜能。

马婷的笔端世界——以诗意笔触书写故园之思